

蜜蠟波橋

陸小鹿



「塞納河在蜜蠟波橋下揚波／我們的愛情／應當追憶麼／在痛苦之後往往來了歡樂……」這首詩，名叫《Le pont Mirabeau》，中文譯作：蜜蠟波橋。蜜蠟波橋，我覺得這個譯名不錯，就像朱自清將Fontainebleau譯作「丹楓白露」，胡適將Ithaca譯作「綺色佳」，有些漢字天生帶有意境感，引人無數遐想。

《蜜蠟波橋》的作者是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我最初知道他，倒並非從他的詩歌，而是先從別人的畫裏認識的。

前些日子，讀了本畫冊《夏加爾》，看到裏面收了一幅畫《向阿波利奈爾致敬》。畫面怪誕，背景一個大轉盤，分割成紅、黃、綠、白四個色塊。前景一男一女，兩人共用一條腿。

我沒有看懂這幅畫想要表達什麼，但我注意到了阿波利奈爾。夏加爾為什麼要向他致敬呢？看了書中介紹，原來十九世紀末，阿波利奈爾創立了立體派詩歌。當時正住在法國巴黎的夏加爾深受影響，於是也將立體主義運用到畫中，用立體主義分割畫面的畫法創作了這幅致敬的畫。

沒隔多久，在另一本畫冊《畢加索》裏，我再次看到阿波利奈爾。這一次，阿波利奈爾是以畫中人的形式出現在畢加索的油畫《三個音樂家》裏。

《三個音樂家》裏畫了三個人物，左邊一個吹單簧管的白衣丑角，中間一個彈結他的花衣小丑，右邊有一個手持樂譜的傳教士，看起來像剪紙拼貼畫一般卡通。書裏說，從左到右，三個人分別指代畢加索、阿波利奈爾和雅各布，後兩位都是畢加索當時的好朋友。在這幅畫裏，畢加索同樣運用了立體主義手法。

兩次在畫冊中邂逅阿波利奈爾，我不免對這人產生好奇。阿

波利奈爾為何與畫家們交遊密切？原來當時他正致力於改革和突破傳統詩歌，於是深入到畫家群體，汲取對方的藝術思想，從而運用到傳統詩歌的改革中。

藝術果然彼此相通，畫家可以從詩歌裏汲取靈感，詩人也可以從畫中獲取啓迪。延伸到音樂、舞蹈、建築、雕塑……種種藝術形式，是不是都可以互通有無融會貫通？

《蜜蠟波橋》，顯然是一首情詩，它是阿波利奈爾寫給誰的呢？這些年，我有一個奇怪的發現，就是每當認識了一個新名字，之後很快就會在其他地方再次看到這個名字。

是的，幾天之後，我又看到了一幅畫，是法國後印象派畫家亨利·盧梭畫的，畫作名字叫《阿波利奈爾與瑪麗·洛朗桑》。

這幅畫不如上兩幅抽象，普通讀者如我一眼就能看得懂內容。繁茂的綠樹下面，站着一男一女，男人手持羽毛筆和稿紙，女人舉着右手，手指指向天空。兩人的面前，盛開着一排絢爛的春花。這是一幅甜蜜的爱情油畫。畫中男人便是阿波利奈爾，而女人，則是他相戀了六年的戀人洛朗桑。那時，他倆應該常攜手去蜜蠟波橋散步吧：「就這樣手拉着手臉對着臉／在我們胳膊的橋樑／底下永恆的視線／追隨着困倦的波瀾／讓黑夜降臨讓鐘聲吟誦／時光消逝了我沒有移動。」可惜的是，相愛的兩人最終無果，這首《蜜蠟波橋》就是兩人即將分手時寫下的。然而，我還是羨慕他們，藝術家最令人羨慕之處就在於他們有能力用作品記錄下身邊所愛的人，以畫作、以詩歌……

巴黎塞納河上，橫亘了三十六座橋，其中一座就是蜜蠟波橋。自從知道了阿波利奈爾之後，我便殷殷期盼何日再去巴黎，去蜜蠟波橋上走走，去它的西南橋頭，尋找一首鐫刻着的詩——《蜜蠟波橋》。



柏林的氣候並不是特別適合種植水果。在超市裏，人們看到的大部分水果都是來自歐洲南部的國家。然而，草莓是個例外。

初夏以後，朋友第一次邀約我去柏林郊外野餐，順便摘草莓。我當時有點小小的驚喜，這種能即刻品嚐成果的「農活」，可比割韭菜一類的活動吸引力大多了！小有遺憾的是，或許是我們太不熟悉果農季節，那次去摘草莓的所有印象只有一個字，酸！所以，那次後，我依然認為，柏林應該沒有太好的自產水果。

直到一次在街上偶遇了名叫Karl的草莓小屋。柏林的集市裏也經常會有賣水果的小攤，而這個獨立的草莓小屋在我心裏一直是傳說般的存在。聽我的吃貨朋友們聊起Karl都像是老朋友似的，說第一批的草莓特別甜，第二批雖然沒這麼甜但是有種清香……於是，偶遇到Karl的草莓小屋，我立馬九十度轉彎，順着一股濃郁的草莓甜甜的香味走過去。



「包浩斯」作為現代主義的一個代名詞，是二十世紀最閃亮的一張名片。「包浩斯」是德文Bauhaus的音譯，意譯就是「建造房屋」。

不過，當你聽到有人說「包浩斯」這個詞的時候，那不是指「建造房屋」，而是特指一所學校，即德國的一所著名的建築及工藝美術設計學院——Staatliches Bauhaus，簡稱「包浩斯」。

現在一講到現代主義建築，人們首先會想到美國的影響，但實際上歐洲才是現代主義的發源地，而包浩斯在這個大舞台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九年，包浩斯誕生在德國東部的城市威瑪。今年是它的百歲誕辰，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的建築界都在紀念它對現代主義建築的貢獻。

最近幾年，「包浩斯」這個德語對香港人已不是陌生的詞。多虧灣仔街市的保育工程，這座一九三六年建成的船形房子讓許多市民知道了香港與德國現代建築的聯繫。其實，包浩斯在香港的足跡並非僅此一處，維港兩岸的玻璃摩天樓也都是包浩斯的後代。所以，紀念包浩斯不單是歐洲人的事，香港人也應對它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

雖然包浩斯對世界建築的影響長達一百年，但它自己的壽命卻不長，僅維持了十四年就被關閉了。在這十四年內，它也並非一帆風順。為了讓學校辦下去，包浩斯換了三任校長，校址也換了三個城市。即使如此，學校仍難以生存。

一所優秀的學校，是什麼原因使它辦不下去呢？建校伊始，包浩斯開宗明義地表明要與「學院派」對着幹，誓要改革傳統的藝術教育模式。

創校校長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是一個有實踐經驗的建築師。他認為機器化大生產將改變二十世紀的面貌，藝術設計不應再悶頭為少數富人和特權階層製造奢侈品，而應打開眼界為大多數人提供美觀實用的日常產品。

為改變學校與社會脫節、藝術與現代技術脫節的情況，格羅皮烏斯大膽改革，採用了與眾不同的教育方式。例如，學生們上課不是在教室，而是在手工作坊；師資也不是學院派的、有教學資歷的教師，而是來自社會的、非學院派的工藝師傅和藝術家。他們雖然沒有教學經驗，但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在他們的聯合指導下，學生們邊學邊做，一邊向老師學習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一邊從作坊的實習中學習製造工藝和材料特性。

程碑，都為「大官」。其中說到「蔡」，有說指蔡襄，有說指蔡京。這位蔡襄好生了得，書法界評價甚高，甚至高於前三位，言其「端勁高古，容德兼備，自成一格。」也曾任官杭州。如果是指蔡京，雖被千夫共指奸臣，但無一不稱讚其書法，堪稱宋時大家。其官居丞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官德不好，而後世並不因此詆其書法，可見其書法之寶。趙孟頫書畫堪稱元代一杆旗，扛鼎之人，創楷書的「趙體」，與歐陽詢、顏真卿、

令」。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唐太宗的重臣，皆紫衣錦帶，官皆在一品。顏真卿作過中書郎，掌管一國之大任，他的字，後世尊為顏體，中小學生上書法課，描顏是必修課，中國近、現代的書法家，似未有未描過顏體的。顏真卿當稱「顏大郎」。柳公權做過太子少師，入朝走前列，議事先出班，柳公不言，他人不言。其書法書及至十數億人計，稱「柳體」。宋時的「四大家」：「蘇、黃、米、蔡」，是宋代書法的里

草莓屋

余 逾

這個用木頭簡單搭建的小屋比起普通的水果攤，無非就是多了個尖尖的屋頂，整個小屋的外側都是和草莓一樣的大紅色，面前還有一把紅色的草莓印花的遮陽傘，即便是遠遠沒聞到草莓香的人們，也能老遠就看到這個跳入眼簾的草莓屋。我前面排着兩位顧客。最前面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穿着夾腳拖鞋，買了一盒拿在手上，跟賣草莓的老大爺反覆確認說：

「我可以立刻吃嗎？我是說不洗就能吃嗎？」「當然可以，你就假裝是從地裏剛摘的一樣！」老大爺笑咪咪地不慌不忙地隨手拿起一個放進嘴裏，「這些都是今天早上才摘的。」

老大爺的話音還沒落下，年輕的姑娘便迫不及待的拿了一顆放進嘴裏，使勁點點頭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我不由自主地把腳步往前挪了一點，前面的中年男子利落地買了兩盒，便輪到我了。

面前的桌子上擺了二十來盒新鮮草莓，草莓的個頭有的大點有的小點，差別不太大。每個盒子是淺綠色的環保材料紙盒，裏面的草莓大約是五百克，每盒四塊五歐元。老大爺的身後擦着些綠色的大籃子，從籃子的縫隙看去裏面也是草

莓。我說我要三盒，老大爺用手比畫了一下，讓我自己挑，我很快東看西看了一下，覺得都差不多，便讓他幫我隨便拿上三盒。付錢後，我把兩盒裝在塑料袋裏，手裏拿着一盒，轉身讓下一位顧客，便立刻放了一個在嘴裏。

一點不誇張的說，這是我吃過最甜的草莓！比起經常在超市蔬果冷櫃裏拿出的草莓，這個從來沒進過冷藏，帶着點暖暖的溫度的草莓，彷彿有陽光的味道一般。

回到家我認真研究了一下Karl的草莓，這個九十多年歷史的家族農場幾十年來如一日的種草莓，做草莓醬，生產草莓相關的零食，慢慢的在草莓農場還有一個遊樂園，賺的錢還會捐助給小朋友……令人感動的草莓故事！

那天帶着兩個小朋友逛超市，兒子指着超市裏的盆栽草莓說：「媽媽，我們把這盆草莓買回家種吧！」

「當然！」我不假思索，拎起兩盆已經開始結出青色果實的盆栽。我和小朋友一起期待，盼望我們的草莓慢慢變紅。

包浩斯：現代主義星火燎原

方 元



「包浩斯」作為現代主義的一個代名詞，是二十世紀最閃亮的一張名片。「包浩斯」是德文Bauhaus的音譯，意譯就是「建造房屋」。

不過，當你聽到有人說「包浩斯」這個詞的時候，那不是指「建造房屋」，而是特指一所學校，即德國的一所著名的建築及工藝美術設計學院——Staatliches Bauhaus，簡稱「包浩斯」。

現在一講到現代主義建築，人們首先會想到美國的影響，但實際上歐洲才是現代主義的發源地，而包浩斯在這個大舞台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九一九年，包浩斯誕生在德國東部的城市威瑪。今年是它的百歲誕辰，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的建築界都在紀念它對現代主義建築的貢獻。

最近幾年，「包浩斯」這個德語對香港人已不是陌生的詞。多虧灣仔街市的保育工程，這座一九三六年建成的船形房子讓許多市民知道了香港與德國現代建築的聯繫。其實，包浩斯在香港的足跡並非僅此一處，維港兩岸的玻璃摩天樓也都是包浩斯的後代。所以，紀念包浩斯不單是歐洲人的事，香港人也應對它的歷史有更多的了解。

雖然包浩斯對世界建築的影響長達一百年，但它自己的壽命卻不長，僅維持了十四年就被關閉了。在這十四年內，它也並非一帆風順。為了讓學校辦下去，包浩斯換了三任校長，校址也換了三個城市。即使如此，學校仍難以生存。

一所優秀的學校，是什麼原因使它辦不下去呢？建校伊始，包浩斯開宗明義地表明要與「學院派」對着幹，誓要改革傳統的藝術教育模式。

創校校長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是一個有實踐經驗的建築師。他認為機器化大生產將改變二十世紀的面貌，藝術設計不應再悶頭為少數富人和特權階層製造奢侈品，而應打開眼界為大多數人提供美觀實用的日常產品。

為改變學校與社會脫節、藝術與現代技術脫節的情況，格羅皮烏斯大膽改革，採用了與眾不同的教育方式。例如，學生們上課不是在教室，而是在手工作坊；師資也不是學院派的、有教學資歷的教師，而是來自社會的、非學院派的工藝師傅和藝術家。他們雖然沒有教學經驗，但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在他們的聯合指導下，學生們邊學邊做，一邊向老師學習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一邊從作坊的實習中學習製造工藝和材料特性。



▲包浩斯的教學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包浩斯的創始人和校長格羅皮烏斯

作者供圖

包浩斯的辦學宗旨和教育方式不僅引起藝術教育的理念之爭，而且在社會上引起傳統與現代主義之爭，以及右派與左派的政治之爭。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這樣的新思想被認為是前衛的、激進的、「布爾什維克的」，因而包浩斯被視作「左派學校」，受到保守派和右翼黨派的反對和猛烈抨擊。

格羅皮烏斯並沒有因為右翼保守派的反對而退縮，而當時在威瑪執政的左翼政黨也很支持包浩斯的辦學理念。然而在一九二四年，右翼政黨取代了原先執政的左翼政黨，把包浩斯的辦學經費消滅了百分之五十，並中止了許多教師的合約。

正當包浩斯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下難以為繼的時候，另一座城市——德紹向它敞開歡迎的大門。當時的德紹市長是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漢森（Fritz Hesse），他不僅為建校提供了充裕的資金，還請包浩斯師生為當地規劃設計經濟型住房，以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

危機變成了機遇。一九二五年學校遷到德紹，為這座工業城市注入了一股強勁的創新文化動力，而德紹的工業化正好為格羅皮烏斯的新建築提供了實踐基礎。他親自設計了教學樓、教師住宅和學生宿舍。這組建築成為現代主義建築的示範之作和經典之作，例如風車形的自由平面，簡潔的幾何形體，輕盈透明的大面積玻璃幕牆等等，從觀念到設計手法、從外形到內部空間、從形式到內容等等，所有的東西都與傳統建築不同。簡而言之，它們是一種全新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築。這就是如今被稱作「國際式」建築的原型。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格羅皮烏斯的藝術成就反而引來右翼政治勢力的加倍攻擊。那時的德國，排外的右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十分猖獗。他們指責包浩斯的建築是反德

國的、墮落的藝術。

格羅皮烏斯提出藝術關心社會的理念是正確的，但這使他自己和學校捲入了社會政治鬥爭的漩渦。面對這種情況，格羅皮烏斯迫不得已於一九二八年辭去校長職務，離開他熱愛的、親手創建的學校，去柏林重拾建築師的老本行。

即使格羅皮烏斯離開德紹，也未能挽救包浩斯。四年之後（一九三二年），納粹在德紹全面執政後，立即下令學校關閉。

當時的校長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帶着教師和學生離開德紹，去柏林南部的施泰格里茨，在那裏租了一座電話公司的舊廠房，復校復課。既然沒有政府的資助，密斯就把它改為私立學校。

然而，一九三三年四月，秘密警察再次找上來封了校門。他們的條件很「簡單」：若想要復校，就必須服從希特勒的指揮棒。密斯和所有的教師都明白，假若接受這個條件，那麼包浩斯就不再是包浩斯了。與其瓦全，不如玉碎，於是大家決定解散學校。

格羅皮烏斯清楚地知道納粹絕不會善待他。一九三四年他與妻子秘密逃離德國，經意大利轉到英國，然後於一九三七年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研究生院擔任教授。他的一個最著名的學生就是香港中銀大廈的設計者貝聿銘。

包浩斯解散以後，許多教師和學生離開了德國。雖然包浩斯不能在德國生存下去，但師生們把現代主義的星星之火和包浩斯的教育理念帶到美國和世界各地。

儘管離開了包浩斯、離開了德國，格羅皮烏斯一生都在推廣包浩斯的理念和現代主義建築。納粹戰敗之後，他多次應邀回德國設計建築和主持關於包浩斯歷史的展覽。現代主義建築不僅重新回到德國，而且在歐洲及世界各地開花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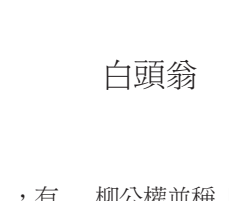


書法大家除有衆多出於青燈古剎、名僧大德之外，還有另一極端，則是仕途高官。李斯是文字大家，統一文字，開創小篆。李斯，乃秦統一王朝的宰相，堂上一呼，堂下百應；漢代的蔡邕當過御史，屬一品大員，出殿巡視，入殿議事。三國時期的鍾繇，任過丞相，蔡、鍾皆為書法大家，尤其對楷書作出過巨大貢獻，談楷書的發展繞不過蔡御史、鍾丞相。東晉的王羲之有「書聖」之冕，時任右將軍，故世推崇：「王右軍」，其子王獻之，曾作過中書令，官威也赫赫，被稱之為「王大

令」。唐代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都是唐太宗的重臣，皆紫衣錦帶，官皆在一品。顏真卿作過中書郎，掌管一國之大任，他的字，後世尊為顏體，中小學生上書法課，描顏是必修課，中國近、現代的書法家，似未有未描過顏體的。顏真卿當稱「顏大郎」。柳公權做過太子少師，入朝走前列，議事先出班，柳公不言，他人不言。其書法書及至十數億人計，稱「柳體」。宋時的「四大家」：「蘇、黃、米、蔡」，是宋代書法的里



歷代重臣書法佳



白頭翁

隨新華社社長穆青上五台山，走到碧山寺的寺院大門時，有一幅貼在廟門兩旁的對聯引得穆青止步長考，他吩咐我，把這幅對子抄下來，他自己也連連拍照。對聯是寫在紙上的，風吹日曬已經有些破舊褪色，但仍然能看出那行草的神韻。上聯是：青山巍巍俯仰天地世態，晨鐘暮鼓悟真諦；下聯是：大河滔滔沉浮千古人物，黃葉秋風是天機……穆青想找這位書寫對聯的和尚聊聊，茶都喝過三巡依然未能找到，後來主持才十分內疚地說，是位遠方來的掛單和尚，只在寺中小住十日，早已不知所終……

（「書法之外」之十，標題為編者所加，本系列完結。）